

碳窑村地处偏远，偏远得近于抽象。从省城长春出发，驱车5个多小时，到达吉林省最西部的白城市。在白城稍事休息，继续前行，跨越吉林省界，进入内蒙古自治区，过兴安盟又前行两个小时，才可以到达归属于吉林省洮南市万宝镇管辖的碳窑村。

天降大雪，路在一片茫茫的白色里吃力延伸。细细长长的路好像没有尽头，宛若一条甩出去收不回来的鞭子，仿佛风和阳光都难以抵达。

2017年4月以来，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从主要领导到机关专业部门负责人，从省公司到碳窑村所在的白城供电公司、洮南供电公司，为了考察、敲定、落实一个切实可行的扶贫方案，一直往复奔跑在这条漫长而颠簸的路上。

经过几次周密、细致的前期调研，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基本将碳窑村的人口状况、贫困程度、主要致贫原因和村子的历史、经济基础、管理状况、自然条件、所拥有的资源等等各方面情况全部调查清楚。在扶贫专题工作会议上，一个图文并茂的PPT文件，将碳窑村的整体面貌立体清晰地呈现出来。

这个位于白城市洮南胡力吐乡东南部的村庄，由于地理位置偏僻、产业单一、病残人口多，全村320户、共1320人中，就有贫困户90户、174人。80年前，还没有人烟的时候，这里曾是一片如诗如画的景象。每到春天，四周的山上遍开如雪的杏花。遗憾的是，如梦的山野并没有吸引来吟诗作画的艺术家，而是引来了一伙会利用自然谋财的生意人。一望无际的山杏林，对于这些人来说，可不是好看中用的美丽花朵，而是大把大把的金钱。山杏树，原来是一种优质的烧炭材料。于是，这些人便在这里落脚，在山上开起了炭窑，砍下杏树烧炭，用牛车拉到内蒙的王爷庙去贩卖。日久，聚集的人渐渐多起来，便筑屋立村；日久，山上的杏树被全部砍光，只剩下“碳窑”这个名字和前后山上两座废弃的窑旧址。

这样一个土质、气候条件、资源条件、人均土地面积和交通都不占优势的村子，扶贫的路该怎么走？如何能保证贫困人口或者每个村民都有稳定的收入？接下来的环节就是集思广益，反复征求当地政府、村委和村民的意见，寻找和制定可行方案。随着探讨的深入和一些非优势方案的排除，最后，一个压倒性的意见凸显出来——光伏扶贫。土地贫瘠、干旱少雨、日照充足、交通不便……这些看似恶劣的条件，却刚好符合建设光伏电站的必要条件。这样的项目也正好能够发挥电力行业的优势，化劣势为优势。

5月初，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召开由公司本部扶贫办、有关专业部门、分公司白城供电公司、子公司洮南供电公司等人员参加的专题会议，最后一次敲定实施方案。

对于一个准军事化管理的现代央企，当某一个计划酝酿成熟，一旦启动，就会进入全速推进。各部门、各层级将按照预定的时间、节奏、标准协同作战，如一辆开足了马力的装甲战车，以不可阻挡之势轰隆隆直逼目标。但建设项目推进到中途时，遇到了谁也没有预料到的难题。工程技术人员在施工过程中发现，突然在施工的工地上发现了两个低矮的土包。

“那是什么？是一般的土包吗？”
“不像，看样子应该是两座坟墓。”年轻一点儿的城里人已经不太认识坟墓了。

“不会吧？国家都废除土葬制度好多年了，怎么还会有坟墓呢？”

“你看，还有人来烧纸的痕迹……”

警觉的施工人员立即将情况反映给了项目负责人，项目负责人立即和碳窑村沟通、确认，的确是村民张殿清老汉家的坟，其中有一座坟是张老汉老伴儿的，新埋不到3个月。不管什么原因，是否符合国家政策，涉及到民俗、民风，就是不能马虎的大事。有一点儿民俗常识的人都知道，在中国的传统习俗里，特别是北方农村，坟头的位置是至高无上的。人与人之间、不管有多深的矛盾、有多大的仇恨，轻易不能动人家的坟头。在没有征得村民同意将坟墓迁走之前，工程只能暂时停下来。

一时间，做通村民的思想工作成了重中之重。省电力公司的项目负责人、洮南供电公司书记以及碳窑村的书记每天数次去张老汉家，希望通过沟通能找到一个解决途径，但不管你说什么，张老汉都不为所动，就是不同意动他家的坟头。张老汉几个在外地的子女，也通过电话表达了他们的意见：“坚决不同意！”

怎么办？要么将坟墓迁走，要么将工程转移。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——光伏电站的选址也不是有一个地方就可以，理想的厂址应该在日照充分的朝阳山坡上。碳窑村一共有两块这样的地方，一块在另一个山坡上。一开始选择的就是那块场地，但由于那块场地还属于在册林地，国家政策不支持在那里建厂，退而求其次才选择了目前这块场地，要再换碳窑村已经没有任何合适的地方。况且一个总投资近500万元的工程已经进行了一半，拆除重建、工期和投资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允许。

随着知情者和参与者的范围放大，村领导和村民中也出现了两种声音。一种声音主张要以大局为重，抓紧迁走，以免影响全体村民；另一种主张迁是要迁，但有了这样的机会一定不能放过这个有钱的单位，至少也得要个二三十万，包括村长，都暗地里鼓动张老汉要多要补偿。众声喧哗，一片嘈杂，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初衷，也忽略了这个工程的目的和意义。关键时刻，村书记何勇站了出来：“这件事情交给我吧，你们是为了村子和村民的利益才投资这个工程的，现在问题出在村子，就由村子出面解决好这个问题……”

何勇去张老汉家做工作，一个人也不带，每天只一个人去。不带人，是不想以村书记的身份给张老汉摆架子、加压力。他只想以一个村民或乡亲的身份去和张老汉“商量”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。但一连十多天早一趟、晚一趟去张老汉家，一口一个大爷叫着，该说的话也都以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方式说透了……

为什么施工方是电力公司，他们的人却不来找您了呢？是我让他们来的，因为这件事儿与人家电力公司没什么关系。人家是为了帮助咱们才投建这个电站的，如果这件事实在进行不下去，人家一走了之行不行？何苦要在这里挨着累、搭着钱、操着心，又受着气呢？人家实心实意帮咱们，能不能帮到底，也要看咱们值不值得帮。如果我们不尽人情，一下子因为这个事儿把人家逼走了，我们不就成了不知好歹、不懂感恩的刁民了吗？

张殿清老汉虽然话语不多，却是一个懂道理的人，每次何勇书记离开之后，他都要通过电话和子女们商量一阵子。这个从乡里派下来的何书记虽然到村子里的时间不是太久，但从他为村民办的事情可以看出，他是一个正直的人，做事公平，又讲理，对老百姓不欺不瞒。大家对他的印象都很好。经过这么多次的接触，张老汉对何书记的一些心思和想法有了更多的了解。何勇这样来来回回地跑，虽然并没有逼迫的意思，但老汉也能看出来他内心的焦急。

“也不容易呀！”张老汉每每在内心生出感慨，“人家抛家舍业的为的是啥呢？不都是为了大伙儿好嘛！”

就这样过去了十几天，张老汉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。一天下午，何勇刚从外边进来，张老汉主动和他说起了话：“何书记呀，我今天准备了一点儿饭菜，你就在我这儿吃吧，咱爷儿俩喝两盅，我和你好好唠唠。这饭，你要是不吃，咱们从此就免谈。”



碳窑村

老先生的话虽然说得比较硬，但何勇却从他的态度和语气里感觉到彼此距离的拉近。至于吃了这顿饭会不会被人说成“吃老百姓”，也就不去多想了。人都是有感情的，人的感情是需要沟通和表达的，面对老先生的真诚再唱那种不着调的高调，就太不近人情啦！何勇一边在内心劝慰自己，一边满口答应下来。

晚饭吃得随意又隆重。三杯过后，有关张李李短的闲谈便草草收场。很快言归正传，又谈到了这些天一直进行的话题。

“迁坟的事情，我知道大伙儿都着急，你们等我一天，我心里这个疙瘩还没有解开。老伴死后，我心里这个难受劲儿还没有过去。”说到这里张老汉已经老泪纵横，“孩子们一时也接受不了……”

“大爷呀！我知道你心里难过。谁还没有亲人呢，将心比心嘛，这事要是让谁摊上了，都会这样。您已经够通情达理啦！这事啊！要不是挤到这里没有回旋余地，我也不难为您老。如果早发现问题，我们想什么办法也要把坟地让开。都怪我，工作没有做好，村里的事情一无所知，又调查不够，如果要怪的话您全怪我吧！我喝一杯酒，向您老赔罪……”

“其实啊，我也知道全村老百姓都在盼着这个电站能建成，我也知道我们都会受益，但你得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把这儿心里的疙瘩化开。”



作者任林举在安图县合南村采访以“志”脱贫的“老哥仁”

“关于补偿，您有什么想法尽管说，我一定尽最大努力解决。”
“何书记呀，这话你就说得有点让我心里不得劲儿啦！你看我是那书记见钱眼开的人吗？我不同意迁坟不假，可那是因为情感，和钱没啥关系呀！我都土埋大半截子的人了，就为了讹人家点儿钱，把村子里这么大的事情都耽误了，那不是作损吗？你们怎么能这么小看我呢？”

一番话说得何勇两眼湿润了：“您是没这么想，但我们得考虑呀！”

“这样吧，这个坟，我已经和孩子们商量好了，基本都同意迁。钱说好了，我是不要的，我可不想拿死人换钱花。但时间上，你们得容我几天，等孩子们回来再迁。再者说了，怎么也要等老伴儿过百天的呀，哪能刚埋上就挖出来，让她的灵魂不得安宁啊！”说到这里，老先生又流了一回眼泪。

事情到此也就算解决了。何勇和电力公司的人无不被老先生的决定而感动。为此，他们专门坐下来研究，如何能够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给予补偿，“我们不能让老实人吃亏，也不能让支持我们的老百姓感到心寒。”

又经过一个月的苦战，碳窑村光伏电站于2017年6月30日顺利并网发电。工程总投资468万元，其中包括光伏电站1座装机容量500千瓦，建设及改造10千伏线路0.33千米，新建箱式变电站1座，改造配电变压器1台，增设开关2台。光伏工程投入运行之后，无偿捐赠给碳窑村。根据日照天数和日照强度的不同，电站年收益在60万元上下，村民受益年限达20年。

何勇来到碳窑村的时间是2017年2月。任碳窑村书记之前，他是乡司法所所长。乡里之所以派他来这里是因为他工作能力强，应对各种复杂情况有一定办法。至于碳窑村能不能因为他的到来就彻底改变了面貌，乡里也没有把握，试试看吧！实在不行再做调整。因为谁都知道，碳窑村的情况太复杂了，几届班子是有名的软弱涣散班子，村子是有名的“捣蛋沟”。几任书记包括乡里派来的，都无法抵挡村主任的强势，到村里根本发挥不了作用，不长时间都被现任村主任和村民给“请”了出去。

乡政府领导找何勇谈话时，将碳窑村和老吕的情况都做了系统、详细的介绍，希望他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并叮嘱他，对老吕要立足于教育、引导和帮、带，发挥他的长处，慢慢改造，使其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。何勇在司法部门工作多年，十分熟悉那些“社会人”的心态、做派和处事方式，上任伊始他就和老吕交了个底，“我来，没有其他目的，就是按照乡里的要求和您配合，按照规范化的要求把村子的管理搞上去。我就有一个原则，工作上，我给你面子，你给我面子，但我们要共同给规章制度的面子。私下里，我们以诚相待，以兄弟相处。”其他的话都好听，就是这“共同给规章制度的面子”，老吕虽然只念过小学二年级，但他能听出来，这显然是一个化了妆的“紧箍咒”。从这点上，老吕就能感觉出来者不善，但一个司法干部总有他独特的气息和威严，懂“社会”的人，也懂那些微妙的东西。

老吕这些年经历的事情和人很多，不管你三头六臂，他有“一定之规”，打法是一贯的、现成的，并不需要现研究。很多人反映他唯我独尊，他自己却认为有唯我独尊的理由，原则上，党务和村务是两条线，应该互不干涉。你说重大资金的使用、重大决策和重大事项要向党委会汇报？汇报可以，这个从来不是问题，但具体怎么干，花多少钱，怎么花的，你就不需要多问了。如果你干预太深，那好，我不干了，你来干，看村民听不听你的。



作者任林举在敦化黄松甸采访贫困户大爷



作者任林举采访靠养牛脱贫的郭大娘

初来乍到的何勇，不仅要观察老吕，摸透老吕的脾气，找到一个相处方式，同时也要对整个村子和村民的全面情况进行摸底和调查。之前，乡乡领导介绍这个村的情况时，他凭借以往的经验想象还不知道有多糟糕，这一走可真是有点儿出乎意料。只说村村容村貌，就不只一个脏乱差能够笼统地概括。放眼村庄一片杂乱，有一些人家确实还真挺阔气，但只是少数，更多的家是破破烂烂、鸡鸭猪粪满院子都是。问村民：“这么脏咋不扫一扫？”回答很干脆：“连饭都吃不上一，扫它干啥？”有贫困户家徒四壁，光棍一个，何勇诚心诚意地问一句：“有啥困难没有？”他把眼睛一斜，露出一脸的不屑：“没啥困难，就是缺钱，缺媳妇儿！你能给解决呀？”对一些不良情绪较大的村民，何勇坚持一访再访，结果引起了更大的反感：“征求啥？当你说有啥用啊？说了也是白说，你们一茬茬的，都是换汤不换药。”何勇心里清楚，村民们长期看着乡村这个小舞台上的干部们像演戏一样，一阵风一样来，一阵风一样走，眼所能见的除了自私、武断就是无所作为，他们已经不再相信那个干部能够真正了解他们的疾苦，真心为他们排忧解难了。所以，何勇不生气也不着急。对于绝望中的群众，只能用诚恳的态度和一点一滴的行动来感化、感召他们，要让他们看到光亮。

在走访中，何勇发现在村民中意见最多、反响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贫困户的确定。现有的名单已经和贫困户的人围标准差得太离谱了，他已经走遍了全村，谁家困难谁家不困难，虽然还没有从收入上逐笔对照，但真贫与假贫还是一眼能看出来的。为什么有的明显不贫却大大方方列在表中；而不可否认的贫困却得不到政策的阳光？这期间，他也通过多方了解，得知是村委几个人每人提一些，凑出来的那个名单。

“对，就从这里开始，推倒重来！”何勇暗下决心。

何勇找到老吕商量此事，老吕的意见是这样：“这个名单是全体村委讨论通过的，大体上没有什么毛病，如果有意见，我们看看，如果够条件可以进来，但评上的就不要动了。”

“现在的问题是，群众都已经知道了贫困户的标准，大家的意见不光是够标准的没进去，还有不够标准的进去了。”

“谁提意见，你告诉我，我去和他解释。”

何勇笑了笑：“这件事儿我和许多人都谈过了，包括村里的党员，很多人都有很大的意见，告诉你你也解释不过来。现在和我你说，第一，这个名单至少没有通过党支部这边同意，现在党员那边虽然没有几个贫困户，但大家都认为不合理；第二，群众的意见不但反映到我这儿，也反映给了驻村扶贫工作队，人大主任也 already 和我谈了两次了，推倒重来就是他的意见。第三，乡里的口径现在也变了，这几天特意打电话告诉我，要严格按照贫困户的标准掌握贫困户名单。这次扶贫政策是国家工程，和以往绝不一样，如果放在往常，既然评完了我也就不过问了，但这次国家的政策很严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精准扶贫？精准的意思是够的一个也不能落，不够的一个也不能多。我在乡里时间长，比你的政策敏感度高，这次绝不可以马马虎虎，你就听我的吧，如果整不好我们俩谁负责不了。我建议，我们两委人员和村民代表坐下来认真评，搞出一个村民和乡里都能说得过去的名单……”

“哪次还不得以村里的意见为准？”尽管何勇说的很到位，老吕还是心有不甘。

“老弟呀，别总说以村委意见为准和以党支部意见为准的事情，这次是对事不对人，谁都要以政策标准为准。我这个人，你也是知道的，也是对事不对人。乡党委马书记和咱们村的人

大陈主任的态度都很坚决……”
老吕一听何勇抬出了乡里的两个“大官”，不管是真是假，毕竟自己原来的那个名单上不了台面，也就没有了底气，不再坚持。

老吕的工作做通之后，何勇立即向乡人大陈主任和驻村扶贫工作队做了汇报。由驻村扶贫工作队对全村情况进行入户筛查，综合统计各家各户的收入及生活状况。一周后，两委人员和村民代表重新讨论、确定了一个“精准”扶贫名单。原来名单上的约40%人员保留下来，一些真正贫困却没有被纳入的人员约占60%。此名单一张公示出来，村民们心服口服，没有一个因为不平衡而提出异议的。这是一次民心民意和少数人意志的较量，也是规则、公义和人情、关系的较量。一个小小的胜利，却让很多人感受到了新的气象和隐约的曙光。

一转眼，又来了大事儿。随着国家扶贫力度的加大，新农村建设资金的陆续到位，村子整体规划治理全面展开，村内巷道、围墙、农户大门、村部建设、规划中的两个广场……一个又一个工程接踵而至。这些天，可把村主任老吕忙坏了，天天打电话、跑乌兰浩特，张罗着召集社会上认识的那些哥们儿来干工程。村里消息灵通的党员已经来向何勇书记透露过信息，话虽然没有说透，但何勇已经明白了一二，老吕的心思他很清楚。前不久还有人反映老吕私心太重，村里有啥他家就要有啥，村里买电视要给他家带上一台，连村里打个碗柜，他也不放过，也要打两个，一个留村上，一个搬家去。村食堂装修，一共两万元的工程，他报了4万。是啊，凡有工程项目，就得有人干，工程谁来干都要赚钱，这本身并没有什么毛病，关键的是这个钱要赚得光明磊落，要赚得合理合规。工程上的腐败比比皆是，何勇见得多了，确实仍有很多监管和机制上的漏洞难以堵塞，但坚持现有的制度，至少可以保证在程序上“不犯说道”。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指定，没有制约地花钱，肯定不行了。这次，何勇多了一份警觉，为了避免既成事实之后又发生不愉快的冲突，还没等工程施工的事情摆上台面，他就在接下来的办公会上强调了下一步工程建设中的几条原则。

早在何勇任书记时，就已经提出要在碳窑村推行“六步工作法”，一切村里大事要经过党支部提议、村两委联席会议、党员大会审议、议案公告、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、结果公布等六个步骤。但六步工作法只是一个程序上的要求，具体工作是否有效，还需要有具体的规则。

在会上，何勇重点强调，在工程的管理和控制上，碳窑村最起码要做到两条，一是工程必须要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招标；二是必须接受村监委的全过程监督。会议开得很艰难，艰难的焦点就在于碳窑村的工程是否要接受监委的全过程监督。有经验的人都知道，工程招标这关其实很好过，有一些招标程序不过是一个虚掩的柴门，甲方想让谁进来，还是有很多现成办法的。只是监督委员会这关，老吕知道是太难过了。围绕监委是否介入碳窑村的工程监督，老吕在会上大发雷霆，中途离场。没办法，何勇又去找他谈话，做说服工作。公开透明，大势所趋，并不由谁同意不同意，有理走遍天下，但要坚持。如此，这样一个根本谈不上苛刻的制度，终于在三天后的会议上顺利通过，在碳窑村得到落实。

碳窑村党支部书记何勇为群众利益不屈不挠的坚持，终于让党员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有的形象，也清晰地记起了党的宗旨。何勇到碳窑村的第二年，党员们在这个书记的身上看到了很多可贵的品质，就慢慢地都聚到了他的身边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做了很多事，挨了很多累，吃了很多苦，却很奇妙地找到了一种党员的光荣感和自豪感——做人无论穷富，活得干净、活得正直、活得无私、活得让人佩服比什么都重要。

何勇说：“我不信我一个外来的人都在一心一意地帮助他们把日子过好，他们会无动于衷。”所以，他两年多来为了改变碳窑村的面貌一直坚持身先士卒、事必躬亲。村里的街道和广场又脏又乱，无人清扫。何勇首先拿起扫帚，从东扫到西，党员们看到书记在扫也都自觉跟随，党员都去扫了，普通村民便不好意思袖手旁观，也跟上了，日子久了，刮过风，下过雪，每户村民都从自己家的院子扫起，一直扫到街上……河道淤堵无人管，何勇首先操起了铁锹跳下去清理，然后党员们去了，群众也去了；村里的垃圾随意堆放；南山的树地荒草齐腰；光伏电站的玻璃板上落满了灰尘；村街两旁光秃秃没有一棵花草……这些事情都应该谁去做？何勇不去刻意追问，自己先动手干起来，党员们和群众们看书记一个人干，感觉心里不安便也跟着去干；干着的时候才发现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和价值，才猛醒，自己的日子就是应该这么用心地过。只有自己用心了，不断往好的方向努力，好的事情和好的运气才能找上你。只有心气盛起来，才有美好的愿望，有美好的愿望才不会自甘沉沦，才会自觉珍惜、维护美好的一切，才能不容忍那些不美好的一切。

“只要你们好好过日子，好日子就一定会来找你们，你们信不信？”何勇停下手里的活儿问身边的党员和群众。那天，何勇正在村子的街边领着大伙种花草，突然心脏病发作，汗如雨下，咕咚倒在了地上。大家扔下手中的工具，拥上来，七手八脚地掐人中，找车往医院送……混乱过后，送何书记的车已经走远，有人才想起来还没有回答何书记的问题，有人开始悄悄流泪。

（本文节选自任林举长篇报告文学《出泥淖记》，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）

